



水心  
文集

# 素食者言

柯平 著



古吴轩出版社



水  
心  
文  
丛

# 素食者言

柯平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素食者言 / 柯平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11

ISBN 7-80574-879-9

I. 素… II. 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625 号

**责任编辑:** 长 岛  
**封面设计:** 蒋 浩  
**装帧设计:** 长 岛  
**图片提供:** 肖 二  
                  楼 晓  
**责任校对:** 沈家山  
                  冷惠华  
**责任印刷:** 冒宇城

**书 名:** 素食者言

**著 者:** 柯 平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无锡市江溪书刊印刷厂

**开 本:** 630 × 96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574-875-6/I · 013

**定 价:** 25.8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柯平

## 自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我生命中一个值得回味的阶段。先是匆匆结束了多年来的诗酒散漫生涯，结婚成家，努力学习做丈夫。紧接着又努力学习做父亲。年轻时代的书生意气于不知不觉中化为炉灶的一缕煤烟，满城风雨近重阳的诗情自然也很快被催租人剥剥的敲门声打断，这颇有点像是我在《卖鱼者西门吹雪》一诗中所调侃过的“用狮子吼吆喝 / 用擒龙手抓鱼 / 用六阳神掌把秤”那么一种尴尬境状。必须指出的是，诗中的夸张描写并非仅仅为了语言上的快感与张力，它同时也可视作新的生活环境下个人与现实之间所达成的某种妥协或定位。因此，在诗的结尾部分我曾用肯定的语气表示：“他全力对付他想对付的 / 在世俗的范围之内 / 在新的江湖”。

然而事情如果到此为止，那自然省心多了。问题是那把藏在鱼摊下的宝剑还在，虽然逐渐为时光磨钝，锈迹斑斑，但也总不能一天到晚都用来挖腮铲鳞、剖膛切段吧？于是春晨秋夕，柴米油盐之余，也陆陆续续写下一些东西，说不上什么风格、立意、思想之类，只能算是一种即兴式的生活原始纪录，信手而写，不拘体式，就创作状态而言，我反倒觉得比自己从前写诗时自在多了。十几年下来，偶然检点，也积下了几十万字。期间不时有朋友怂恿我出版，私下里却一直犹豫

着，这倒并非想学古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什么的，再说我对自己的文字也不可能有如此自信。当然，像唐寅引用过的宋画师李唐“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那样的牢骚与感慨，我承认有时也是有一些的，不过现在后悔好像也已经晚了。

说起唐寅，《戒庵老人漫笔》里说他精于拟题。前几天跟一个北京做书的朋友通电话，言谈间也曾多次提及眼下坊间书名的特殊意义，其重要性听说甚至已经远胜于该书的内容，这自然令我在受教之余，一时难免也有些惶恐。比如这本书原先打算叫做《诗人柯平的日常生活》，显然过于文弱和理想化了。而现在的书名则得益于本书编辑长岛君的提醒，他可能读过我几年前以此为名在报纸上开的一个专栏，因此，尽管收入此书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他显然是超出作品本身，从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的高度上来理解素食者这一形象的。比如说，作为与肉食者的某种立场对应。记得当初看到邮件后曾问过身边几个朋友，也都觉得不错。这事于是就这么定下了。如今在写这篇序言时再回过头来看看，还是觉得不错。

2004年9月21日作者记

## 目 录

自序 .....	柯平
浙南寄友人书 .....	1
雁迹考略 .....	6
南方人说土豆 .....	10
人生恨事九种 .....	12
粥 .....	15
面 .....	17
饭 .....	19
可可居主人自供状 .....	22
车上的女孩 .....	25
建新写散文 .....	28
买菜札记 .....	30
藕 .....	40
菱与芰 .....	42
逝水流过新市镇 .....	44
茄子 .....	56
咸菜 .....	58
屯溪日记半叶 .....	60
回忆中的五个婚事镜头 .....	63

暮春即事 .....	65
端午三札 .....	68
西塞山的春天 .....	70
空心菜 空心人 .....	74
下乡写报告文学记 .....	76
马绪英 .....	83
黄亚洲 .....	85
练市乡间之书 .....	87
邻居的肖像 .....	93
黄瓜 .....	95
蚕豆 .....	97
病余琐记 .....	99
戏说四大美女 .....	107
乐清县 .....	114
五友直 .....	119
小红和我：一篇小资散文 .....	122
水乡喝茶小记 .....	127
茭白 .....	130
馒头 .....	132
油条麻花 .....	134
李和炒栗 .....	136
诗歌中的蠡塘 .....	138
两个柯平 .....	145
豆腐闲话 .....	154
夏日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	159
大白菜 .....	165
荔枝谈 .....	167
韭菜纪事 .....	169



与叶坪有关的十个片断 .....	171
厕所瓦檐上的鸽子 .....	179
蕓 .....	181
笋 .....	183
杜鹃花·火焰·诗歌 .....	186
印象中的西塘之秋 .....	189
作家与豆芽 .....	194
夏日短札 .....	196
写给老婆的生活格言 .....	198
三个诗歌爱好者 .....	201
杀鱼 .....	204
鸡鸣寺 .....	206
水芹与旱芹 .....	209
我的皖南事变 .....	211
练市羊肉 .....	214
石崇的厕具 .....	216
祖基先生 .....	218
公刘老师 .....	221
杭州蜜火腿 .....	224
俞强印象 .....	226
卖炒面的诗人 .....	229
苋菜八章 .....	232
《阴阳脸》后记 .....	235
布景 .....	237
春夜读书兼寄友人 .....	239
吃杜甫及其他 .....	241
玉米 .....	243
丝瓜 .....	245

朱新建画美人 .....	247
李渔食蟹 .....	250
萝卜及其他 .....	252
金婆弄里说金婆 .....	255
柯一语录 .....	260
汉书下酒之类 .....	263
与窃鞋者书 .....	265
豌豆与豌豆饭 .....	268
一个人的余家漾 .....	270
金学七帖 .....	273
湖州之梦：居住者的笔记 .....	286

## 浙南寄友人书

—

到平阳之前，一向不知道雁荡有南北之分，更不知道南雁的风景就毓秀与深度而言竟然还在北雁之上，如当地有关部门注重宣传开发，对乐清县旅游财政收入恐怕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一念头是我昨天在融汇成南雁十景之一的会文书院的斜廊上散步时产生的。说来有趣，此处保存完好的宋代书院又是朱熹的遗迹。这已经是我今年所遇的第四处了。此公一生诲人不倦，估计是今天的什么讲师团报告团一类人物，对此素在朋友圈里以愤世嫉俗著称的你想必一定也有同感吧！

至于说到南雁的总体印象，我还是想如上次那样以杜甫的诗来取譬。北雁仿佛舞剑器的公孙大娘，而南雁就像《佳人》一诗中“日暮倚修竹”的幽居空谷的美人。一动一静，一入世一背时，这中间的境际遭遇阴晴圆缺，实在是令人不由得要大大感喟一番的。

二

我们的车子是大约上午八点离开瑞安市的，还是我上回跟你说

起过的那辆破吉普车。先是沿着温厦公路急速行驶了一阵，然后突然拐入左边一带柳阴之中。与机耕路平行的是明澈的溪流，人家临水，鸡犬相闻，令人恍如置身于王维的辋川。瑞安文联的冰晶就是在这样恬静的古典氛围里，给我背诵了朱自清先生描写当地风景的著名散文《绿》的片断。

说话间早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号称浙南奇景的仙岩梅雨潭。拾级而上，转过几处坡岭，空气渐觉湿润起来，再往前，一潭俨然眼前。说实在的，这曾经令我伏在中学课桌上神魂颠倒的梅雨潭似乎也瞧不出有什么奇异之处。面积不大，水也不深，说到它的最大特点“绿”，与我昔年所见剡溪秋水、南京玄武湖、暮春时节的杭州富春江，也是一时难分媿妍。何况你也知道，我这人对风景名胜一向不大感兴趣。我总觉得风景作为一种自然的真实呈现，只有在为一定的心境与情绪感受并与之融合时才具有审美价值。比如西湖的船女怎么也不会像北方旅人那样把手浸在水里，口中发出浪漫主义的欢呼；泰山观日台上的游客如让人掏了钱包，即使日出再辉煌，再轰轰烈烈，想必也只是兴味寡然。

在此意义上说，一处景物如因某人文章或某身居要津者赞语闻名于世，多半不大靠得住，因为它必然已受到个人好恶，心绪、审美，性格文化等等的影响。陶公的桃花源，李白的天姥山，今人若去一游，大概多半也会觉得不过如此。我少年时代曾仰慕扬州风月，“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数年前曾腰缠一百大洋去游了一回，结果大大扫兴。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岂独人，我想风景也然吧！

好在我这次去仙岩也并非只为仰慕浙南山水，而是出于对朱自清人格的敬重才冒雨一游的。粗粗看罢，在潭边一古亭小憩，想像朱先生当年身穿灰布棉袍，背负双手，徘徊吟咏情景，历历在目。而潭水不认识朱自清先生，水依旧碧绿，潭外的人事早已几变颜色了。

### 三

洞头罕见古迹，印象中似乎是这趟旅行中最没“文化”的地方，心情于是一下变得轻松起来，仿佛一个人好不容易从灯红酒绿的宴席间脱身，来到隔壁窗明几净的茶坊品茗静思。说真的，这些年来世风大变，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抢着吃文化饭，连里弄口卖肉包子的，公园里管厕所的都打出了“饮食文化”“厕所文化”的招牌，我们这些一辈子读书写作、伺弄文字的，反倒一下子变得没文化了。对此不管你怎么看，反正我是有些耿耿于怀的，以至在当天晚间写作的一首短诗里，我放弃了比喻，仅以一种纯粹写实的风格描述我眼中的洞头县：

沙滩金黄 屋檐灰褐。  
色彩的不同状态  
正沿着新修的混凝土公路  
进入到县城。  
寺庙在打钟。  
在兵营我又听到巴哈的小号悠扬。

兵营是我下榻的一家小小的私人旅社，顾名思义，想来是清政府当年扎驻边防部队之所。现在是和平年代，因此我见到的也只是旅店老板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说海岛女孩体态特别娇娆，这次算是验明了正身。其中那个小的念高三，学校也有文学社，而且刚巧读过我年前发表在北京《儿童文学》上的那两首写少女情怀的诗，自然另眼相看，每天拉我和她们一桌子吃饭，还去海边捡贝壳游泳什么的。对虾石斑鱼可餐，秀色亦可餐。这自然又是没“文化”的好处，试想在开放区大都市，你能找到这样率真自然、不拘形役的女孩？想起你以前常说的“文化即矫情”一语，觉得是有道理。

#### 四

天上飘着丝丝小雨，路面潮湿、干净，空气中浓烈的海腥味与菊花的清香混合出一种奇特的气息，让长途客车里昏昏欲睡的旅客闻着又刺鼻又来劲。怎么说呢，一种野性的生机勃勃的美。这是乐清的初秋，到处是卖花蛤、走私服装和假胸的杂乱的摊位。还有洋烟，一包三星万宝路才卖五元不到，而一旦运到数百里外的杭州，就可卖到七元。如此丰厚而又唾手可得的利润，想来就是走私烟久禁不绝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吧！

我来这里是为了看一个农民诗人，行前记得就跟你说起过。他曾是一个虔诚的土地的膜拜者，既问耕耘，也问收获。有一天当他发现这个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文学，于是就开始练习写作，发表过几百首诗，甚至还在一次全国诗赛中夺魁，免费出版了一本诗集。这足可夸耀的成绩使他有理由坐在县文联副主席的位子上当仁不让。在所有有关他的传闻轶事中，有一个故事曾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在几年前的一次笔会上，与会者们发现他突然失踪了一天，然后又回来了。当问起原因，才知是自费坐飞机去了另一个城市。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为了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感觉。按照他事后对此的解释，是“自己没有翅膀，只好借用一双翅膀。”这种事情自然很对传媒的胃口，于是乎曾轰轰烈烈热闹过一番。现在事情虽然过去已经三年多，他当时那番朴素的话语却依然让我感动莫名。

一个渴望翅膀的农民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何况他又是一个诗人。在诗歌中，翅膀象征着高度和对尘世的超越。即使你是一名所谓的现实主义诗人，起码也该对生活作超低空飞行，而不是一头扎倒在里面。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想飞，却总是飞不起来。艺术积累的不足决定着翅膀的长度，平庸的思想与视野又限制了我们飞行的高度。甚至这还不算什么，在诗歌的天空中，我看见大多数的神奇飞行者，他们肋下扇动的只是类似神话中伊卡洛斯那样的蜡烛油制成的翅膀，而且飞得越高的，这对翅膀的可疑

程度就越大。我这么说当然也包括了我自己在内。这是相当令人尴尬的一件事情，然而这又是“事实”。

想像中，我们的农民诗人西装革履，头发光亮，坐在国产“运七”飞机前排的舷窗口的姿势，与拉格洛夫骑鹅历险的姿势肯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那又怎么样呢？一个如艾青所形容的土地的歌者，当他主动想到应该换一种角度来观察他的国家和人民，并将这个愿望变成了事实，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至于他当时从上往下看到了什么，心里是如何想的，以及这次冒险对他个人写作风格和思想的意义，正是我这次乐清之行的真正目的所在——一次蓄谋已久的突然造访——在叙旧与闲聊中，进入到他的内心。你不会又要说我是混入诗人队伍里的克格勃了吧？

## 五

温州还是如去年来时一样，是一个由电器、皮鞋、海绵胸罩、菲亚特汽车，加上开放政策与浙南人的精明组成的奇特世界。在此逗留三天，除了看过一个朋友，回来路上在江心屿坐过一会儿外，什么地方也没去。我建议你下个月来时像我这样整天在旅馆里闲聊，读书、感受气氛，什么地方也别去。无钱寸步难行，而有钱又怕被灯火繁华中“做些没本钱买卖”的朋友不告而借。我隔壁房间那位山东客人兜里的一千块钱昨晚就是这样在五马路的餐馆里不翼而飞的。是的，温州就是这样一个人人又爱又怕的地方。

没到过温州你一定要到一到，到了温州你一定要思想开放而行迹谨慎，把钱藏在内衣口袋里，再用别针别牢，或者像郁达夫当年那样分藏在两只鞋子里，可保万无一失。这些缺乏诗意的话不管你是否爱听，我还是要向你再啰唆一遍。

1995年3月10日杭州

酒后忆七年前事

## 雁迹考略

孩童时依偎慈母膝下看大雁南飞，嘴边哼着一支在那个时代总算还显得有几分天真与童趣的儿歌：“小鸟飞，小鸟飞，小鸟飞到哪里去？”歌声尚依稀在耳际萦绕，人却早已从黄口小儿进入到了书剑消磨的中年。然而有意思的是，这个自童年时代起一直困扰我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大雁飞到哪里去？我注意到我读过的一些文章的作者都引古人诗文为证，说明大雁南飞只到湖南衡阳一带为止。但据我所知这些一斗诗百篇的诗人的话不大靠得住，因为即便他们中间也有人持不同观点的，如宋代的范仲淹就曾说过：“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雁去云云，描述的显然是群雁翩翩，越衡阳而过这样一种事实。而在此之前的北宋丞相寇准在《舂陵闻雁》一诗中说得更明白：“谁道衡阳无雁过，数声残日下舂陵”。舂陵据考在今广东省境内。

近来偶读唐史，手头于是又多了一条资料。《唐会要》中有一篇大历二年岭南节度使徐浩给皇帝老儿的奏章，报告自己当时的一个惊人发现：“十一月二十五日，当管怀集县阳雁来，乞编入史。”意



